

〔雙調〕夜行船·秋思

唐圭璋

馬致遠有套曲十七套，以〔雙調·夜行船〕《秋思》一套最為著名，周德清至評它為「萬中無一」；後來明人如段炳、茅溱等以及清人許寶善都有和他「秋思」的套曲，這說明後來喜愛這套曲的人之多。這篇套曲，大量運用口語和襯字，充分表現了元曲特有的風貌。這篇套曲的主題是，從秦、漢、魏、晉的興亡說到眼前爭名奪利的現實社會，並由爭名奪利的看錢奴說到自己的不慕名利，暢飲於竹籬茅舍的閑適生活；作者既揭露了昏暗、污濁的現實，也表現了自己不願同流合污的高傲性格。

第一支〔夜行船〕，總括地敘述人生如夢，不如及時行樂的思想感情，這和李白在《春夜宴桃李園序》中開頭說的「夫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；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；而浮生若夢，為歡幾何？古人秉燭夜游，良有以也」相同。儘管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，所不滿的現實不同，但因不滿現實而發出來的慨嘆則是一致的。「往事堪嗟」一語正表現馬致遠對現實的不滿。昨天春來花開，今天就春去花謝，一面概括地申說光陰過去的迅速，一面也說明悲憤無益，慨嘆無益，有「急罰盞」的必要。古來偉大作家如陶潛、李白等之所以要求「急罰盞」，也無不是為了借酒以抒悲憤。元代散曲裡，除馬致遠外，如白樸有「但知音盡說陶潛是」語，張可久有「醉李白名千載」語，他們這樣熱烈地歌頌陶潛、李白，也都不是偶然的。

第二支〔喬木查〕意在借古諷今，借秦漢王朝的變革，說明古來盛衰的無常。以前鮑照寫《蕪城賦》，上段寫盛，下段寫衰，這裡開頭兩句就寫出了盛衰景象，概括性和形象性都是很強的。一片原野上，既有連天衰草，也有點點牛羊，還有荒墳、斷碑，碑上還有模模糊糊的文字，作者細緻地描繪了一幅荒涼的圖畫，創造了無限荒涼的氣氛，充分表現了懷古傷今的情緒。元人張養浩也有過「傷心秦漢經行處，宮闕萬間都做了土。興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」的《潼關懷古》曲，內在的情感和表現方法都與馬致遠相同，不過馬致遠寫的比較更具體，更有境界，更能感染人。

第三支〔慶宣和〕接著前一支寫，即從牛羊寫到狐蹤兔穴，從統治帝王寫到輔佐統治帝王的豪傑，從秦、漢消滅寫到魏、晉消滅，加深了古今興亡的感慨。後來孔尚任寫《桃花扇》「餘韻」、借蘇崑生和柳敬亭的漁樵問答，淋漓盡致地寫出明亡以後的秣陵荒涼景象，正借鑒於馬致遠這兩隻曲子。

第四支〔落梅風〕諷刺當時富戶。所謂「看錢奴」包括窮奢極慾的官僚、地主，也包括唯利是圖的富商豪賈。說他們不愛「好天良夜」，說他們「辜負了錦堂風月」，說他們「硬將心似鐵」，鄙視他們、憎惡他們是極其分明的。

第五支〔風入松〕撇開看錢奴，說到自己處世的態度。首先，生動地寫紅日西斜，像下坡車一樣；其次，由「曉來」寫到「上牀」，都說明從早到晚的時間迅速。至於自己的態度，是守拙、裝呆。在當時種族歧視和嚴刑峻法之下，有才能的未必被重用，有冤屈的也無處可申訴，除了守拙、裝呆以外，還有甚麼辦法呢！作者憤激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。陶潛說：「守拙歸園田」。關漢卿說：「賢的是他，愚的是我，爭甚麼？」也和馬致遠的守拙、裝呆同樣含著憤激的心情。

第六支〔撥不斷〕寫自己所住的竹籬茅舍的風光。由於自己守拙、裝呆，因而斷了利名，少了是非，免了禍患。紅塵三句相對，字字凝練，句句工整：紅塵與綠樹、青山相對，門前與屋角、牆頭相對，就連虛字如不向也與偏宜、正補相對。這樣三句相對叫做「救尾對」（見《中原音韻》），是曲中特有的對法，而在詩詞中是沒有的。論三句境界，也很像陶潛所寫的境界：如「紅塵不向門前惹」正是陶潛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」的境界；「綠樹偏宜屋角遮」正是陶潛「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」的境界；「青山正補牆頭缺」正是陶潛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境界。

第七支〔離亭宴歇〕總結全套，仍用對比的手法寫出自己和爭名奪利者的兩樣生活：爭名奪利的人從天亮雞鳴就忙起，一直忙到晚上睡覺才「寧貼」一刻；第二天，天亮雞鳴又照樣忙於名利，天天如此，真不知忙到「何年是徹」。作者揭露他們的醜態，把他們比作「蟻排兵、蜂釀蜜、蠅爭血」，形象極其生動；再加上「密匝匝、亂紛紛、急攘攘」這些疊字作襯字，更顯得活潑非

常。另外，作者寫自己所愛慕的古人，是抽身告退的裴度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潛，所愛好的事物是登高煮酒，持螯賞菊。「和露摘黃花」三句也是救尾對，前面寫住屋紅塵不染，綠樹、青山當門，這裡黃花、紫蟹、紅葉，更寫足了深秋景色，形容恰當，配合鮮明。末了，「人生有限杯」與開頭「百歲光陰一夢蝶」相應。囑咐頑童的話，也就是陶潛「我醉欲眠卿且去」的意思，很明顯地表現了作者天真誠樸、狂放不羈的性格。

由於作者寫自己實際的閑適生活能結合眼前美麗的自然景色描繪，所以寫得生動活潑，如聞如見。作者性格豪邁，天才卓越，所運用通俗易曉的口語又極富於概括性、形象性和音樂性。在全篇曲文散行之中，還參合著幾處凝練勻整的三對句，也顯得散行中有對稱之美，至以鐵比看錢奴的心，以下坡車比落日之速，也以蟻、蜂、蠅比爭名奪利者的醜態，都是人民日常生活的事例，人民也是容易理解的。在用韻方面，周德清曾說：「看他用蝶、穴、傑、別、竭、絕字是入聲作平聲，闕、說、鐵、雪、拙、缺、貼、歇、徹、血、節字是入聲作上聲，滅、月、葉字是入聲作去聲，無一字不妥。」也可見元人對他這套曲的評價是極高的。

（引自《元曲鑒賞辭典》，中國婦女出版社，1988年5月版）